

宜君的风

张和平

宜君的风，是上帝赐予这块土地神奇的礼物。春天的风，少了些许的刺骨，还携带着坚硬，也夹杂了力度，经过耳畔，呼呼有声，随之在你的全身没轻没重逗留嬉戏，似乎是懵懂不谙世事的孩子，使人缩头缩脑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它细致地走遍宜君的山梁、平原、沟壑、田间地头、乡村城镇、角角落落。这么走上几个来回，不知不觉间，大地绿草如茵，花红柳绿，莺歌燕舞，阳光明媚。天蓝的使人揪心，水清的让人激情荡漾，惹得麻雀吵闹不休，燕子交头呢喃，喜鹊放声高歌。

此时的宜君人心中盛满了春天：年轻人骚动不安，激情飞扬，三三两两相约去野外踏青、游玩。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，心中生出了风情，之后相约把春心荡漾开去。

孩子们尽情地玩耍、喧闹，在家人的陪伴下，让风筝在蓝天上高高飞翔。中老年人冰冻的心慢慢融化，在户外踏青走动，拂面的春意在本原本紧锁的眉头跳跃，经不住这风的挑逗，眉头舒展了，随之咧开嘴舒心地笑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不知怎的，宜君的风变得柔和了，把春天吹成了夏天：瘦瘦的山丰满了，细细的河流丰盈了，当它再次来到你的身边，就显得极具风情又温柔，好像长大了许多，也成熟了许多。而且，风的热情逐渐高涨，不断描绘着绿色的无尽画卷，让人赞叹它的温情与执着，惬意与坚守。

过了金锁关，一路北上，崭新干净的公路在山间缠绕，面前一会是巍峨雄浑的高山，一会是狭窄弯曲的河流，一会是遥远模糊的山巅。满眼绿意的画卷连绵不绝，画面因了风在律动，头顶是蓝天白云，耳畔是各种鸟鸣，流水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所有这些都随风荡漾而过，明净而靓丽，崭新而温情。

这风迎面扑来，爬上脸颊，跳上额头，掠过心头，让人生出一种久违的惬意，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恍惚间，仿佛又在春光里荡漾，在浪漫中徜徉，在忘我中联想……

在宜君龙山公园，茂密的松林排山倒海，风在林间穿行，在树梢跳跃，在石板小路溜达，在瞭望塔上

奔走呼叫，在太极神坛前踢、挪、腾、跃，好不快活。在龙山瀑布飞溅，一股凉意侵入骨髓，从内到外凉得人忘乎所以。

眼前的绿如浪涛奔涌，把整个公园吹得凉爽而惬意，好似如诗如画的天上人间。吹得男女老少忘记了什么叫夏天。在一条幽深的大峡谷，林草丰茂，浓荫一泻千里，踏着弯弯曲曲的小径，阳光透过树的缝隙，洒下金光斑斑点点。

鸟声啼鸣山谷，声音或长或短，或急或缓，空旷到处蔓延，使人恍恍惚惚有了隔世之感。溪流潺潺叮叮当当，或隐或现。巨大的峡谷，五颜六色的花尽情舒展，风穿过花溪谷，把这里吹成有情的天堂，定格成忠贞不渝、地老天荒，使游客流连忘返，乐不思归。

在福地湖畔，风带着水的温柔，调皮地摇摆着柳枝，跃过堤坝，掠过湖面，越过荷田，荡过芦苇，飞上山岗，穿过河流，在密林深处的小木屋逗留，而后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走。

在这如诗如画的天堂，或低吟、或打滚、或高歌。风无处不在，山上有、水中有，山水的倒影里有，小船的桨声里也有。在风的细心呵护下，游船上窃窃私语，或开怀大笑或温柔呢喃，一时间，湖中升起绵绵的诗意。

在宜君文化休闲广场，风聚集了众多居民，花坛边沿上，一排排男女老幼在风的节奏中，聊天、嬉闹，也曾说起它的宽厚、仁爱以及流年往事。在女人们节奏明快的广场舞旋律中，风也一起演绎着深情与真挚，飞扬与激荡。

在秦人痴爱的秦腔里，风和人一起婉约一起嘶吼，一起痛快淋漓，一起悲欢离合。风把广场的人气烧得很旺，如热情沸腾的水，可丝毫没有半点酷热难耐。它在体育场龙腾虎跃，豪气冲天，生龙活虎，或呐喊、或低吟、或朗声大笑，或声音鼎沸。一切都是因为风的存在而生生勃勃。

今年，南山公园的树林里，新建了避暑小天堂。绿树掩映中，别具一格的木房子，都是童话的样子。花圃、亭、台、楼、阁错落有致。走上木桥，经过亭

台、绕过曲径，耳畔是淙淙的流水声和枝头的鸣叫声。在与自然贴近的一瞬间，红尘往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宜君的风吹在了人们的心坎里。夏天，外地还是暑气肆虐令人烦躁不堪时，路过的人找到了避暑圣地，宜君，尽享自然的馈赠，久之，宜君的凉爽声名远扬，游人从各地慕名涌入，逗人的顺口溜也有了模样：“宜君盛夏无蚊子，夜晚还要盖被子，三伏不用扇扇子，姑娘不用穿裙子。”如此，宜君的风，功不可没。

著名作家贾平凹路过宜君，不由得感慨：“天热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。车一拐进山梁上的岔道，也便进了城口；风忽地吹来，顿时清凉到了心上。往西看，梁城之外，是几百里深远的峡谷，似乎都装了风，在那里憋的很久很久了，一出这崖，就都要喷出来。那风却十分清静，无沙无尘，也看不见它的踪影，人却感觉到了，如在沐浴着泉水澡。”

宜君地属于午岭桥山山脉，境内群山钟秀，林丰草茂，植被丰厚，在绵延千里的绿色屏障里散落。唐朝几位皇帝在此避暑、休憩。

古代圣贤文人经过此地，无不称赞有加。清代诗人张祥和诗曰：“寒人宜君暑不存，地非风穴即风门。往还再宿山城里，江海涛声彻夜翻。更无蛇蝎闹昏虫，金锁居然不漏风。避暑唐宗真得地，年年飞白玉华宫。”这风难能可贵，从子午岭走来经过桥山山脉，吹了千年万年，一路欢笑一路歌，吹得宜君的盛夏丢失了炎热，多了幽静和凉爽。从而这个不起眼的小山城在全国脱颖而出，久负盛名：中国避暑城——宜君。

一座山城，因了地势，风成就了它的历史和未来。盛夏时去西安，咸阳办事，滚滚的热浪来袭，路面是滚烫的，吹过的风是滚烫的，大街小巷被滚烫包裹，城市像露天冒着热浪的蒸笼，人们在庞大的蒸笼里蠕动，满头大汗，汗流浹背，火在冒，汗在飞。我不由得想起了宜君的风，宜君的风真是善解人意啊，它那么体贴入微，无微不至，又是那么一往情深，令人陶醉，惹人爱恋。

近年来，这个小县城聚集的外乡人越来越多，盛夏时节，县城到处都有眉开眼笑操着乡音的游客。宾馆、饭店、餐馆经常客流爆满，一房难求。更有甚者，外乡人在宜君买了房子省去了往返奔波，南山休闲别墅不几日就售卖一空，有供不应求的态势。宜君的风使这座山城更具人气与活力，从而有效地拉动了本地的经济。2023年盛夏，多少远在千里之外的宜君游子思念着家乡的风啊！

年味里的雪花糖

雷焕

“小孩，小孩，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；腊八粥，过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；二十三，糖瓜粘……”千百年来，春节的序幕在腊月伊始即被这动听的民谣徐徐拉开。腊月二十三，祭灶曾是每一户农家不可或缺的传统仪式。

祭灶，自然少不了水果和灶糖。享誉关中地区的，曾经有四糖：咸阳琥珀糖、三原蓼花糖、富平琼锅糖、耀州雪花糖。各有特色，深受老辈人喜爱。笔者的家乡铜川，从小祭灶拜年，少不了耀州雪花糖。滚刀切好待包装的耀州雪花糖，充满着年的甜香。

雪花糖又称“渣子糖”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史料记载，至少在明代，雪花糖已出了名。雪花糖，最早就是灶糖。祭灶的习俗历史悠久，要供上祭灶汤、祭灶糖等。灶糖的特点是既甜又黏，意在用灶糖黏住灶神的嘴巴，以便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家降吉祥。”自此，灶糖便有了文化内涵，寓意吉祥又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憧憬。雪花糖，就是灶糖的一种。

小米、芝麻、大麦芽，是雪花糖的主要原料。近年来，还增添了核桃仁、桂花、青红丝、果子露等佐料，味道更加香甜可口，色泽也更加绚丽美观。雪花糖的制作工序，是先将小米用清水泡透，上笼蒸熟，拌上碾成面的大麦芽使其发酵，再装进有孔隙的大瓮里，倒进开水把米汁淋出来，倒入锅里，用炭火去熬。等熬稠后取出扯成糖胚，再将糖胚放入锅里用木炭火熏，然后掺入炒熟去皮的芝麻搅拌均匀，擀成片，切成条。最后将糖条按一定的宽度切成若断若连，薄如纸页的糖条块，吃起来味道香甜，口感酥脆。它是真正的天然绿色食品，无一丝一毫添加剂，天然原料，纯手工制作。

做雪花糖，是个苦力活。炒糖、扯糖，费力且要求快速，精壮小伙子干上一阵子即汗流浹背。糖色是否白亮？一在掌握熬制火候，二在扯盘工夫。是否酥脆？全在切糖刀工上分高下。还要起早摸黑，熬夜加工，灶火不断。

“耀州城，四四方，雪花糖，味道香；能健胃，能润肠，止咳化痰功效强。有钱啥不买，只买雪花糖。”这段民谣，曾经流传了很久。到了2013年，耀州雪花糖(制作技艺)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记得小时候腊月二十前后，故乡黄堡街上天天是年集，奶奶迈着小脚碎步，一手提着竹篮，一手拉着我赶集。集上水马龙，人流如织，吆喝声，叫卖声，讨价声，聊天声，声声入耳，好不热闹。奶奶拉着我，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先到热气腾腾的醪糟摊上，两毛钱要上两碗醪糟，随手从篮子里取出带来的两个鸡蛋让老板打进醪糟汤里，酸酸甜甜的醪糟味记忆犹新。喝完醪糟，奶奶买了香烛、鞭炮和几样水果，我们那步到雪花糖的摊子上。奶奶先问糖甜不甜，老板切下一小块，奶奶让我尝尝，酥脆香甜的味道让我脱口而出：“甜！”奶奶便从口袋里摸出两元钱，让老板称上二斤。

腊月二十三，奶奶打扫了灶房，烙好坨坨馍。夜幕刚落下，她先让年长我几岁的大哥放一串鞭炮，再领着我们兄妹在灶台上燃起香烛，拿三个碟子放上水果，坨坨馍，雪花糖摆在正中……祭完灶神，奶奶把雪花糖分给我们兄妹三人，告诉我们一只手拿雪花糖，另一只手要去接掉下来的渣渣。雪花糖甜甜的味道，滋润了我童年的味蕾。

雪花糖的得名来历，耀州当地民间说法不一。有人说，雪花糖制作上市时逢隆冬雪花飘飞之际。有人说，因其糖块颜色白亮，吃雪花糖时用手掰开，或者用牙咬糖块时，糖渣纷纷落下，宛如雪花飞舞。还有人说，雪花糖因其洁白如雪得名。要讲清这个命名的恰当、准确、精彩，还得回到炒糖这道工序之中。炒糖时不断加温，水分不断蒸发，糖饴越来越稠。为防止焦糊需要不断搅拌，糖快要成胚出锅前的三五分钟，糖汁在锅内不断形成气泡，又不断被撞破，其碎片薄如蝉翼，形似雪花，在锅台上空不断充盈，逐渐扩散，纷纷扬扬，飞舞飘落。笔者以为，以此得名更准确些。

江城子·与煤初遇有怀

陈丹

蓝溪碧岭映煤坪，暖风清，半通鸣。潋滟明光，乌海弄晶莹。蒲草初芽寻翠柳，逢甘露，亦生情。
归途一枕览秋明，华灯盈，照门庭。雨打风吹，冬去待春行。道远路遥犹未悔，凭栏望，满山青。

难忘的笑容

朱保军

时光如水，留下一片斑驳。转眼已是隆冬时节，天气越发冷了。我又一次来到了南洼沟边，沟里一片苍凉。凝视着父亲的照片，那昔日的笑容却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我心底那隐忍的一股思念随着冬日的风飘到了不算遥远的记忆中。

初夏，风起云飘的日子，天气一天比一天热。家里的母牛已经老得犁不动地了，父亲决定把它卖掉。一天，进权伯把牛贩子带到家里，10点多了，父亲还在南洼里干活，我赶紧跑去把父亲叫回来。“不叫，就不知道回来。”母亲抱怨道。生意谈成了，价钱满意，父亲心情很好，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。牛贩子要父亲帮着把另外一头牛一起送到富平老庙镇，父亲爽快地答应了，没有讨价还价。这么热的天，两头老牛，几十里路，几十块钱，就这样赶牛上路了。

太阳炙烤着大地，没有一丝风，老牛喘着气，能否完成这几十里行程，让人担忧。一路上行程沉闷、难熬，父亲没有像往日一样说与学习有关的事情，一直讲着生产队、老庙卖席以及在窑里住的一些事情。陌生的行程总是让人有些好奇，山水农田和家乡其实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多了一些石头山罢了。行程是漫长难熬的，走得急，吃喝都没有带，害怕牛受不了，中途休息了几次，吃点草。好在一路顺利，牛交了以后拿到30元钱，父亲就带着我匆匆往回赶，到东坡矿时天已经黑了，我直接去了学校，父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赶。估计到家应该九点多了。

一天，我和父亲、大哥正在南洼里干活。进权伯来叫父亲，有一车化肥到了，要卸车，一吨十块钱。钱少，没有人愿意干，父亲却答应了下来。出苦力的活儿什么时候值过钱，尤其是在劳动力泛滥的那个年代。

一起到进权伯家，十吨化肥，从门口卸到里屋的房下。一个人从车上卸，两个人往里扛。刚开始还可以，卸过一半就有点受不了了，上衣半截全湿了，脸上全是汗，脖子一沾化肥，火辣辣的疼，嘴里念叨着再也不干这种活了。现在想想，当时不干这活又能干什么呢？卸完了，父亲接过钱，笑容再次浮现在脸上，那一刻是难忘而辛酸的。

风又刮起来了，我凝视着父亲的照片，看不到一丝笑容，满眼忧愁，好似总有事压在心里，想不开。如今，一切空了，再也不用想了，煎熬与感伤都留给了我们。

岁月无痕长忆旧，思亲不觉冷风长。门外，风卷着枯叶在马路上打转，那禁不住的泪水，从脸颊上静静滑落，大概是风迷了眼。记忆中的笑脸，依稀闪现在梦间。



《兔娃送福吉庆有鱼》

焦雪妮作

“宁娃，快过年了，你给咱上街买些东西去！”多年前，母亲说过的话，至今还时常在耳边响起。那是父亲走了以后，家里最为困难的几年。

两个哥哥分开过了，父亲一走，天像突然塌了，心里空荡荡一片。“拿啥买呢！”母亲和我一样，心里没一点谱。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也思量了好半天。

有钱没钱，年还是要过的，母亲早早就忙活开了，开始洗衣服，屋里、厨房都要细心打扫一遍，用白土把土墙刷得白净如新。

后碾焦坪村的五舅最能体谅母亲的难处，因腿脚不好，就打发表哥家来了。

“姑，快过年了，上街置办些东西。”

“我娃来了！”母亲看见表哥进了家门，一脸惊喜，犹豫了一会，就让我跟着表哥上街买东西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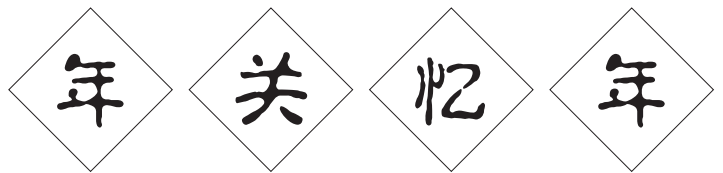
表哥当时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，分配到了山区当教师，有了工资，五舅家的状况才算有了起色。表哥骑着一辆旧自行车，我坐在后座上，随着表哥一块飞奔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，心中压抑多天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

一会便到了县城菜市场，人山人海，甚是热闹。我和表哥转了几圈，问了几个菜的价钱，有的菜价高得吓人。最终，就买了几个白菜、洋芋、甘蓝等，当我拿出母亲给的几块钱要付账时，表哥已经付过了。

白菜，母亲最终是要做成酸菜的，切碎煮熟后凉拌，再配上几条红萝卜片，甚是好，吃起来更有滋味，这是我们农村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凉菜，客人来了，桌面上能端上五六道菜已算是一个很有体面的年了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，家里与肉彻底无缘了。母亲见不得半点荤腥味，当年父亲在时，到年上了，母亲才会破例做上一回。

年一天天临近了，这时候，大姐夫就会肩挑着两筐子菜，从孙原村翻过涧沟来到家里。菜是大姐精心挑选出的，种类不少，姐夫把菜取出，给母亲一一交代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些钱来留下，就回家去了。



侯耀宁

大姐出嫁多年，一直和姐夫帮衬着家里，隔三岔五地翻沟来家帮母亲干活，每次一进门就忙活开了，还带来不少东西。直到年跟前，大姐还会来上一趟，帮母亲蒸年馍，做年夜饭，忙上一整天，到了后半晌，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又匆匆回家。

到了年三十晚上，两个哥哥会领着家人来到家里，嫂子们帮着母亲端上做好的几个凉菜，一大家子人，围着小饭桌坐在炕边，有说有笑，吃个团圆饭。

初一这天，母亲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，此刻已包好了一盘饺子，又到厨房烧起灶火，水开了下到锅里，一会便可以吃了。

而母亲这时还有一件活儿要做，就是剥掉豆芽菜的皮儿。几天天，母亲在两个瓷盆里用水分别泡上了黄豆和绿豆，放在热炕上用被子盖住，每天要换两次水，一两天时间黄豆和绿豆就像变魔术似的疯长开了，一天一个样，四五天就可以食用了。此刻母亲坐在热炕上，一个手心里放着一小把豆芽菜，另一手把皮儿剥出来，放到面前的一个小瓷碗里，如此反复的一个动作，也许要上百次，才可以把盆里的豆芽皮剥完，这时我会帮着母亲，但做不了多长时间，就耐不住性子跑开了。炕上唯独留下母亲还在细心挑选着，头上的几缕白发也跟着动作来回跳跃。

早上，家里会来几个小伙伴，相约一起到村里去玩。城门外的大槐树下，聚集了一大堆人，个个穿着一身新，面带笑容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说笑。妇女们则围着圈儿聚集在一起，说着为娃们买了啥衣服，给掌柜的买了啥鞋啥袜子……还有一堆人围成圈儿，圪蹴在地上掷骰子，这是家乡过年独有的一大特色。

几乎在每一个大年初一，母亲都要生一场病，却从来没有过一次，在炕上躺上半天，就这样捱过去了。初二便开始拜年，这也是我和母亲最揪心的事。由于没有买太多的送节礼当，只好等待亲戚来送，好在几个姐姐及几家紧要亲戚初二这天会按时来送节。

十点多钟，客人们陆续来了，不一会，来了一大院子，好不热闹。母亲把熬得正软烂的红豆子稀饭和热好的包子馍端进房中，招待大伙儿。待客人们走后，母亲把送来的礼物挑选几份搭配好，让我提着礼物去拜年。

我先要步行到焦坪舅家送节，舅舅和姘子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，并招呼吃饭。

走完几个舅家，还要去邻村的姨婆家。姨婆七十多岁人了，一副慈祥和蔼的模样，拄个拐杖，我一进门，姨婆就热情地叫着父亲的名字唤我，听到父亲名字，我心里莫名地酸楚起来，不由得低下头，眼泪几乎要掉出来。没有父亲的陪伴，我真是孤单，以至于连饭也不吃，留下礼当就匆匆离开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心里好是难受。可家中的老母亲，还有更大的忧虑，就像别人说的：“老碎，人生大事还没办呢！”

母亲，为儿永远操不完的心……



玉华宫

题字 贾平凹

刊头 张梦焕

尹四燕